

元稹空負詩才 情感三心二意



曾經滄海難為水，
除卻巫山不是雲。
取次花叢懶回顧，
半緣修道半緣君。
(元稹《離思五首·其四》)

這首七言絕句曲折委婉，含而不露，意境深遠，耐人尋味。此詩為元稹在其妻子韋叢死後所作，他用「滄海」和「巫山」寄託自己的情感，表達自己對已故妻子的深切懷念。

經歷過滄海、巫山，對別處的水和雲就難以看上了，實則是用來隱喻他們夫妻之間的感情，有如滄海之水和巫山之雲，其深廣和美好是世間無與倫比的，因而除愛妻之外，再沒有能打動自己的女子了。

在元稹的眼中，亡妻是無可替代的，所以下聯說到他深陷悲傷和痛苦之中，於是在佛道和修身治學方面潛心探研，「花叢」也好、女色也好，皆難讓我分心去欣賞。一半原因是因為你，所以才有這一種執着到底的精神，是你讓我對愛情堅貞不渝、海枯石爛、永不變心。

此詩創造了唐人悼亡詩中的至高境界，後世有很多人將這些句子寫在書信中，用來表達對對方的癡情，充分說明元稹這首詩的巨大影響和藝術感染力。

從這首詩看，元稹真是個至情至聖、對愛情忠貞不二的人。但是，元稹對妻子韋叢真的這樣癡情嗎？

韋叢出身名門望族，父親韋夏卿身居京兆尹之高位，而元稹卻是一個落榜寒士。不過，韋夏卿很欣賞他的才華，相信他日後必有所作為，所以把最寵愛的小女兒嫁給了元稹。

對於落榜的元稹來說，這門親事正是求之不得。而韋叢也真心實意地愛着這位文采卓然的夫婿，所

以就算清貧一些也無任何怨言。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元稹竟是一個喜歡拈花惹草的無行文人，婚後僅七年，韋叢就在各種感情糾結的折磨之下，飲恨成病，鬱鬱而終。

韋叢在世的時候，元稹沒有好好珍惜，到她去世後，才想起她的好，於是寫下這首感人至深的詩句。可笑的是，他寫完這首詩的同時還在另尋新歡。故其文學地位雖高，對他個人的評價卻一言難盡。

《鶯鶯傳》改編自元稹風流韻事

唐傳奇中著名的《鶯鶯傳》亦為元稹所作，是一個愛情故事。男主角張生是一個品性單純正直的書生，一次，他去到蒲州普救寺，逢兵亂被圍，遇到同被困寺內的遠房姨母崔夫人一家。張生仗義地救了崔氏一家，亦在答謝宴上認識了表妹崔鶯鶯。兩人一見鍾情，在婢女紅娘協助遞信下，於後花園私定終身。後張生上京赴試落第，滯留京師。

兩人本有書信往來，互表衷情，可時日一長，張生竟覺鶯鶯是「妖物」，會斷送他的前程；書信漸少，終至斷絕。愛情也斷絕了，一年後二人各自婚嫁。有一次張生路過鶯鶯家門，以表兄的身份求見而遭拒。當時人多以「許張為善補過」。

這部傳奇並非完全虛構，而是改編自元稹少年時的風流韻事，張生的原型正是元稹本人。他自幼飽讀詩書，793年參加明經科考試，一舉高中，任職蒲州府。適逢當地兵亂，蒲州動盪，元稹避居遠房親戚家。親戚家中幼女正值豆蔻年華、才貌雙全，見元稹文采出眾，風流倜儻，雙雙墮入愛河。

後因元稹要西入長安參加吏部考試，這段戀情就此終結。而元稹把這段情緣引以為傲地寫成《鶯鶯傳》，元代王實甫更將之改編成《西廂記》。這段

《寄贈薛濤》

元稹

錦江滑膩蛾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
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
紛紛辭客多停筆，個個公卿欲夢刀。
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

《遣悲懷三首·其三》

元稹

閒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幾多時。
鄧攸無子尋知命，潘岳悼亡猶費詞。
同穴冥冥何所望？他生緣會更難期。
惟將終夜常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



●圖為元稹畫像。

網上圖片

自誇自擂的情史，讓他留下寡情薄倖、負心無行的罵名，就算日後他官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即是當上了宰相，也被「朝野雜然輕笑」。直至現代21世紀，都還有學者評論他「不但見女色即動心，且甚至聽女色而懷鬼胎」。

虛情假意 空結同心草

如果說與崔鶯鶯的戀情是少年輕狂，當不得準，那麼之後呢？之後他與四川才女薛濤的一段情也叫人感慨。唐憲宗元和四年(805年)當時任東川監察御史

11歲。兩人一見傾心，每日詩文唱和，共度了一段美好時光。不過，兩人相聚只有一年，元稹就被調職，二人的書信漸少。「不結同心人，空結同心草」這是薛濤對他的幽怨之語，自此以女道士打扮，以製箋為生，鬱鬱終老。

有學者考證，韋叢在家中孤獨成病的日子，正是元稹與薛濤蜀地春情之時。與薛濤相遇兩年後，元稹還在江陵府納妾安仙嬪，三年後娶繼室裴淑。難道「半緣修道半緣君」套在哪個女子身上都合用嗎？

●雨亭 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哪吒是「蓮花」化身 可助鄉民「清瘟」

出差最頭疼的事，除了執行李外（最怕漏帶了文件、充電器），就是挑選一本書。我最喜歡「帶一本書去旅行」，所以每次無論是公幹還是旅行，我都會為自己挑選一本書。因為要靜下心來讀書，不受訊息打擾，唯有在萬尺高空之上。近年來，這頭疼的問題似乎解決，因為一部電子閱讀器就可以收藏千百本書。

這次公幹我帶了《封神演義》，我初中時便看過，雖然故事骨幹是神魔演義，但是故事編排卻大不如《三國演義》《水滸傳》。故此，我看了一遍，就沒有再看了。這次再看，主要也是因為動畫掀起的「哪吒熱」。

此前接受電視台訪問時，提到一個問題：為什麼當年深水埗鄉民會請哪吒來驅除瘟疫？

我回答，這有兩個可能：

第一，哪吒是當年那群原籍惠州的客家人的鄉土神，所以當有事不解時，自然就想到這從小到大都在參拜的神祇。

第二，可能跟《封神演義》有關。《封神演義》成於明代，多年來深受大眾歡迎。而《封神演義》第五十八回《子牙西岐遇呂岳》中，「瘟神」呂岳使「四門人」到城中各處灑遍瘟疫之毒。不一會兒，「大家小戶，天子文武，士庶人等，



●圖為《哪吒鬧海》（1979）中的哪吒。 網上圖片

凡吃水者，滿城盡遭此厄。不一二日，一城中煙火全無，街道上並無人行。」整個西岐陣營之中，只有哪吒與楊戩不怕瘟疫，用書中的說法，那是由於「哪吒乃蓮花化身，楊戩有元功變化」。故此，或因為哪吒不怕瘟疫，所以當年深水埗鄉民便特意從家鄉請他到香港鎮壓瘟疫。

說到呂岳，也真是配得上「瘟神」名號。在《封神演義》中，呂岳在「封神榜」上的職位是「瘟癘昊天大帝」，是「瘟部正神」，其下有六位「行瘟使者」——「東方行瘟使者」周信、「南方行瘟使者」李奇、「西方行瘟使者」朱天麟、「北方行瘟使者」楊文輝、「勸善大

師」陳庚、和「瘟道士」李平。其中，周、李、朱、楊都是呂岳的門人，而陳庚和李平是呂岳的師弟。

「財神」趙公明亦是「瘟神」？

雖云呂岳是「封神榜」上的「瘟部正神」，但原來追溯至一千多前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瘟神卻是另為他人。據干寶《搜神記》卷五《趙公明參佐》條記，散騎侍郎王佑遇到趙公明部下要取其性命。趙公明，按書中所記，是「上帝」委派到人間取人性命。（「上帝以三將軍趙公明、鍾士

季各督數鬼下取人」）那趙公明是用什麼方法取人性命？書中沒有明言，但按內容推測，估計是「疾病及兵亂」，而另一本成書於西晉的《太上洞淵神咒經》卷十一提及：「又有劉元達、張元伯、趙公明……，各將五傷鬼精二十五萬人，行瘟疫病。」因此，趙公明應該就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瘟神」。

然而，更為有趣的是，趙公明在「封神榜」上受封為「金龍如意正一龍虎玄壇真君」，也即是後來的「財神」。

筆者按：唐代杜光庭為《太上洞淵神咒經》作序，指該書是西晉末，太上帝君以《神咒經》授金壇馬跡山道士王纂。



●圖為影視作品中的張居正（左）。 網上圖片

功在社稷 過在身家

或是念及張居正的功勞，又或是江山將傾無才可用，崇禎帝感慨「撫髀思江陵，而後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時相一也」，遂為張居正平反。張居正江陵故宅題有一首詩，是清代後人所留：「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

●蕭澄 資深中學中文、中國歷史科老師，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教學經驗豐富，曾出版多本暢銷中文、中國歷史參考書。

文苑英華

張居正功可抵過 後人惜其際遇

文自由戲

上期專欄說到張居正與萬曆的關係，這期我們繼續深入。張居正是明朝萬曆初年的內閣首輔。雖說從朱元璋執政開始廢除了丞相這個職務，但是隨着明朝局勢的變化，內閣首輔在某些時候也承擔宰相的職能，所以張居正也是「明朝宰相」。

「伊霍之事」引皇帝忌憚

當然，張居正的情況更類似攝政，攝政這個職務一般都沒什麼好下場，歷史上最早的攝政一般認為是商朝的伊尹。商湯去世後，伊尹輔佐殷商的新君主，而後廢掉了殷商的君主。關於伊尹的下場，其中有一種說法是被伊尹廢掉的君主，暗中潛入了王城，而後殺死伊尹奪取了王位。至於名將霍去病異母的弟弟霍光，死後家族亦被漢宣帝清算。後世用「伊霍之事」代指權臣攝政廢立皇帝。總而言之，攝政且全身而退者寥寥無幾。

明朝隆慶帝去世後，還是小孩子的萬曆帝繼承了明朝的皇位，當然不可能親自治理朝政，因此，治國的責任落在了內閣首輔張居正身上。早在嘉靖時，明朝就吏治腐敗、軍紀懈怠，朝廷對國家財政及地方的控制力已開始下滑。隆慶帝雖想扭轉局面，但人算不如天算，早早就去世。

此時的明朝處於危急存亡之秋，亟待一個可以扭轉局面的人，張居正在這時接管了明朝的大權，對明朝一系列的問題進行修正。在他的革新下，局勢在短期內有了好轉。

萬曆十年六月，張居正病逝，他的死標誌着萬曆改革的終結。萬曆帝為他風光大葬，極盡哀榮。所謂人亡政息，人走茶涼，下葬後第四天，彈劾奏章如雪花一般飄到了萬曆帝的辦公桌上，諸如「貪瀆僭奢，招權樹黨」「各子濫登科第，乞行罷斥」的彈劾不絕於耳。

其後，在張居正家中查抄出十多萬兩白銀、一萬兩黃金、大量的金銀珠寶以及文玩字畫這些價值連城的東西。萬曆帝想不到，曾語重心長教導自己勤儉節約的人，生活卻奢侈異常。這樣表裏不一的人，如何配作帝師呢？隨即下令剝奪了張居正的封號，封了他的家，不允許進出，甚至想「剖棺戮屍」，念及他對朝廷效勞有年才未實施。而張居正的長子張敬修則不堪嚴刑拷打自縊身死，三子張懋修投井自殺未遂、絕食而死，張氏子孫家屬餓死及自殺者數十人，張居正年逾八旬的母親「覺驚無倚之諸孤，行道之人皆為憐

《火之鳥》穿越時空 反映人類史詩與哲思



在日本漫畫的璀璨星河中，由「漫畫之神」手塚治虫傾注半生心血所鑄就的《火之鳥》，無疑是一座跨越時空的思想燈塔。

1954年，這部承載着對生命終極叩問的鴻篇巨製在《漫畫少年》上點燃了第一簇火苗。然而，這趟史詩般的創作之旅，卻因大師1989年的驟然隕落而永遠停滯於中途——歷經二十一載斷續耕耘，十二個宏大篇章已然鋪展，唯獨標誌着終局與現實交匯點的「現代篇」，永遠停留於空白稿紙之上，成為藝術史上最深邃的未竟之憾。

《火之鳥》故事的主線，是一隻翱翔於永恒時間長河中的神鳥。它並非劇情的簡單推動者，而是宇宙意志的冰冷見證者，以超越生死輪迴的視角，冷靜俯瞰着人類從蠻荒到星際的掙扎與沉浮。手塚治虫的敘事野心遠超常規：他大膽地先構築起時間軸的兩極——《黎明篇》如人類意識的混沌初啼，《未來篇》則似文明終末的冰冷輓歌。

其後，他的畫筆如神鳥之翼，在過去與未來的廣袤時空中自由穿梭，於看似斷裂的歷史碎片間跳躍：從彌生時代邪馬台國的巫覡之爭，到戰國亂世的血腥殺伐；從人類妄圖掌控生命奧秘的瘋狂實驗室，直至文明凋敝、星艦在宇宙廢墟間流浪的遙遠未來。

讀者初看每一篇章，皆如獨立世界；唯有當最後一片拼圖歸位，方驚覺所有離散時空早已被無形而精密的因果之線縫合成恢弘的整體，令人恍如置身馬爾克斯《百年孤獨》中那令人惘然的命運迷宮。

正是這種縱橫捭闔的時空跨度，賦予《火之鳥》俯瞰眾生的神性視角。讀者不再囿於單一時代的愛恨情仇，而是被提升至宇宙觀察者的位置，得以透過萬花筒般的多棱鏡，審視人類在貪婪、愚昧、抗爭與愛驅動下不斷重演的生存圖景。火鳥作為永恒的象徵，其存在本身即是對人類終極慾望——永生——最尖銳的詰問與誘惑。它如同貫穿所有珍珠的無形金線，使散落的篇章在深層共振。無論是《復活篇》科學家對生命禁區的僭越，還是《異形篇》外星生命對存在意義的追索，抑或是《太陽篇》古代部族對神鳥之血的爭奪，都從生死、輪迴、業報與倫理等維度切入，反覆解剖着同一個核心命題：有限生命如何面對無限的宇宙？

手塚治虫的偉大之處，在於他從不提供廉價的答案。每個故事都如同一座開放的哲學迷宮，將思考的權杖鄭重交予讀者。他筆下的人物，在宏大的命運洪流中掙扎、抉擇、承擔後果，善惡並非涇渭分明，結局亦非光明凱歌。這種深刻的思辨性，使得《火之鳥》超越了娛樂載體的範疇，成為一部需要靈魂參與對話的嚴肅文學。

歷經近七十載歲月淘洗，《火之鳥》的畫面技法或已不屬當代所謂的「精美」。然而，藝術真正的豐碑，從不因技術風格的迭代而傾頹。手塚治虫通過十二幅風格各異的時代畫卷，傳遞出的關於生命尊嚴、科技倫理、歷史循環與靈魂歸宿的焦灼與反思，具有穿越時空的震撼力。審美潮流如四季更迭，一時驚艷易被塵封；唯獨觸及靈魂深處的思想之火，方能歷久彌新。

時至今日，手塚治虫的眾多作品仍被不斷改編，煥發新生，而《火之鳥》作為其思想皇冠上最耀眼的寶石，其未完成的《現代篇》缺口恰似一道靜默的裂痕，提醒我們在追逐無限的迷途中，人類的認知與創造終有其邊界。這隻翱翔於漫畫史巔峰的不死鳥，以其燃燒的羽翼照亮了人類精神的幽暗長路，它的光輝，注定將伴隨我們對自身存在意義的追索，直至時間的盡頭。

●文鯉